

试析重复建设灾祸频仍的缘由

An Analysis on the Cause of Formation of Severe Repeated Construction

陈履安

(贵州省地质科学研究所,教授级高工 贵阳 550004)

在极端,而又遗憾的真实事例中,人们不知不觉地形成臂挽臂的行列,一步一步地迈向沼泽深渊。有的人想从行列中分离出去,但他附近的人却不让这样干,最后导致全体的沉没。

——H. 哈肯:《协同学》

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渡、变革的进程中,一股暗流歪风正吞噬着国家的肌体,破坏着社会经济的健全发展。这就是近些年来在全国各地、各省、各县涌动着的重复立项、重复投资、重复引进、重复建设的经济瘟疫、经济祸乱。它如风如潮,一阵阵,一股股,风起云涌,潮起潮落。它有禁不止此起彼伏,反反复复,损失之大,影响之广,破坏之烈,罄竹难书。这股恶浪不仅使社会巨额资财化为乌有,人民血汗付诸东流,国家元气大丧,而且败坏投资环境,丧失发展机遇,破坏资源、生态,影响政府威望,使群众丧失信心,给后代留下遗患,是造成腐败滋生、职工失业、金融风险的祸端之一。这一切也与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原则背道而驰,成为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严重病障。

笔者认为这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系统的自组织行为。用研究复杂系统的协同论创始人H. 哈肯的观点看,这种重复性决策失误发生、发展于一种特定的复杂的重复性建设的自组织系统,颇符合哈肯说的“极端,而又遗憾的真实事例”。发生这种事例的系统,其内部的结构和机制及相应的外部条件,使得这种重复性建设事件不断地滋生出来。

这种屡禁不止的经济现象为何如此猖獗、刮风不止呢?分析这一问题产生的缘由时,可以提出许多条理由,诸如:信息不灵,经验不足,管理不善,监督不力,政府宏观调控失控,各地各部门非科学决策,等等。但是,主要而根本的缘由,则是一个体制、机制的问题,是一个自组织系统问题。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机制诸多弊端大膨胀、大暴露的结果;也是市场规律对党政不分、企政不分,权力经济各行其是的严峻惩罚;加之腐败陋行参与其间,权钱交易无孔不入,以及地方保护主义、

部门保护主义推波助澜,等等,终于形成了滋生重复建设的自组织系统。

在分析重复建设灾祸频仍的缘由时,还应当看到,在构成这种自组织系统的各子系统中,积极活动的是某些人,驱动、维系系统运转的是这些人的利益。每一个重复项目从策划、实施到失败,都有决策者、论证者、审批者和投资者,他们是重复建设形成的主体。其中决策者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重复建设的决策者,多是地方各级政府的官员,或有关部门的领导,他们对项目的立项、论证、建设既有策划、动议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又有促成、审批、管理的权力。当了官就有权这当然无可非议。改革开放了,为了促进地方、部门经济的发展,寻求经济的新增长点,当然要抓项目、上项目。可是重复建设的决策者,往往出于追求表面政绩的冲动,或囿于地方、部门的利益,或贪图个人的私利,于是,不管项目是否可行,能否成功,见项目就抢就上。因为列上了项目,就有了“政绩”,就有经费、有奖励,还可以到外国、外省、外地考察观光,可以得到不少显性和隐性的好处。故而即使是项目毫无前景,也要在所不惜,急不可待地去争、去上。

重复建设的论证者,多是决策者下属的科技人员,或咨询机构、技术市场的从业者。他们或慑于领导的权力,或取悦于领导的意图,或取利于论证的经费,多顺从长官意志。既不得罪于上司,又保全自己的好处,何乐而不为!管它市场信息是否可靠,技术经济是否可行,市场前景是否良好,论证一律可行!若真有不同意见,决策者就换顺从的人来搞。在这种地方、这种情况下,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全然是一派空话、一纸空文。

办项目,关键是资金,报告一级一级送往上头批,部门是一个接一个跑,目的是要国家的钱、要银行的款。承办者不论是国营的,还是私营的或集体的,只要拿得到钱,都是多多益善。他们中许多人的心态是:一旦跑下来一批项目经费,既可得到上司的赞赏,又可维持企业的经营,还可“反哺”项目的支持者;有项目就有工程发包,有发包就有送上门

来的礼品和回扣;不论日后项目成功与否,经办人都有好处;即使项目办砸了,反正企业是国家的,亏国家、银行的再多,与我何干?企业垮台了,我自有后台,异地做官,照样官运亨通,高枕无忧。

各级银行大小头头都是“条条块块”任命的官员,乌纱帽上边拿着,谁能挡住上级领导的指示!因腐败侵蚀其间,“决策者”或“中介人”得人贿赂、回扣,则“金融监控”在重复建设项目面前也只能网开一面。

那些握有权力的审批者,自然是专跑项目的“公关专家们”主攻的对象,只要把他们的欲求、企望、癖好摸个清楚,只要投其所好捧得个云里雾里,何愁磨不过,攻不下?遇上“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审批者,更是金权一结合,一交易,一切都好办。尽管审批一个项目要盖几十、几百个公章,但是一批批重复项目上的大印总能一个一个地盖下来,总是有惊无险。

在这种重复建设的恶浪中,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更是大显身手,推波助澜。计划经济造就的众多的条条块块和大大小小的山头,各有各的利益,各有各的特权,在争抢项目上,本位主义、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各有高招,当“仁”不让。你上是你的政绩,我上是我的成就;你有条条上的支持,我有块块上的靠山;你管不着我我也用不着管你;你上我也上,大家一起上,管他什么整体的、长远的全局利益、国家利益;只要争得了项目、争得了资金,就功在地方、功在部门,而利却在自己;立项就是一

切,“政绩”就是一切,别的是不管的。更有甚者,把自己失败的项目、沉重的包袱,巧加伪装,转嫁、推销给别的地方别的部门,金蝉脱壳,损人利己。

在这种重复性建设的自组织系统中,谁也不代表、谁也不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项目失败了、损失了,追究起来大家都有份,大家又都没有责任。

其实活跃在重复建设、决策失误的不良项目运行体系中的人,都从这些重复建设中得到了好处,而且无所约束。难怪在学者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呼吁下,政府的三令五申下,各种新闻的反复曝光下,重复建设者总是我行我素,置若罔闻,畅行无阻;局外人清清楚楚地看出的前途无望的项目总是轰轰烈烈地上个不停、干个不停。这真是一个肆虐无忌的瘟疫和悲剧。

从上述的分析和讨论中,笔者仿佛真的看到一行行、一排排由旧体制不知不觉自组织起来的“臂挽臂似的行列”,带着决策失误的各类重复建设项目,前仆后继地与市场经济规律对着干、拧着干,“一步一步地迈向沼泽深渊”。

这是一种在向市场经济转轨时,传统落后的体制和机制的顽强表现。唯有改革体制、革新机制,彻底打破产生重复建设的内在结构和体制,同时铲除相应的外部条件,才能使其得到遏制。令人高兴和为之期待的是,国务院已下定决心,正作出部署,从机构改革入手,实实在在地解决这一难题。

(责任编辑 蔡德诚)

彩图说明

阿尔法磁谱仪圆满完成首航任务

吕雨生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北京 100039)

AMS 实验,即阿尔法磁谱仪(Alpha Magnetic Spectrometer)是丁肇中教授领导下的一个大型国际合作实验,包括美国、中国、意大利、瑞士、法国、芬兰、中国台湾等 12 个国家和地区的 37 个研究机构的 200 多位科学家参加了这个实验。

中国科学院电工所、高能物理研究所和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等单位参加了这项重大的国际合作,具体工作包括研制了阿尔法磁谱仪中关键的永磁体、整个探测器的机械结构的设计和制造以及空间环境实验、反符合计数器的研制。

在太空阿尔法空间站上进行的 AMS 实验在实验物理领域是史无前例的。迄今为止,人类一直是通过测量光子来探测宇宙。在空间研究历史上,这是第一次用大接收度和高灵敏度的粒子物理实验仪器直接探测和鉴别宇宙中的带电粒子,它对粒子的探测灵敏度比以往的实验高出 4~5 个数量级。阿尔法磁谱仪集中体现了粒子物理研究和天体物理研究的精美结合,开辟了一个全

新的科学实验领域,是 20 世纪末开始并将延续到 21 世纪的在空间进行的领先的粒子物理实验,很可能会由此而获得令人兴奋和未被预见到的发现。

AMS 实验设计的主要物理目标是通过探测反碳核、反氦核或更重的反核子来确定宇宙中存在或不存在反物质,研究和寻找构成宇宙的 90% 的暗物质,同时还对宇宙中各种同位素的相对丰度进行精密的测量,进而研究宇宙论和天体物理学中的许多重大问题。

阿尔法磁谱仪(封面图)包括永磁体和一组精密的粒子探测器。

圆筒型的永磁体(见封底图)是由磁能级为 4 700 万高斯·奥施特的 6 000 块钕铁硼构成,高 0.8 米,外径 1.299 米,内径 1.115 米,重 2 吨。筒内为 1 400 高斯的平行均匀磁场,接收度为 0.8 m²sr,漏磁非常小,磁二极矩几乎为零。主体机械结构精度非常高,自重 300 公斤,可支撑 3 吨多重的整个探测器。AMS 磁铁初样和反符合计

(下转第 61 页)